

籌辦夷務始末

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八

同治七年戊辰三月庚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
治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據庫倫辦事大臣咨稱前准住庫
倫俄羅斯領事官什什瑪里布來衙門面稱俄人由明基
卡倫相近阿魯哈當蘇烏魯里中間在該國遊牧地方挖
金被蒙古卡倫官兵攔阻請飭禁止又據總管恰克圖邊
東邊喀爾喀圖什業汗車臣汗兩蒙卡倫公齊莫特多爾
濟呈報俄人陸續來烏雅拉噶卡倫遊牧恰克圖等處挖
金隨將伊等勸阻伊云兩國交界由阿魯哈當鄂博起順
伯里業山梁定為兩國交界地方前因泥水甚多往返差

使難行。曾經言定由俄國遊牧走差。約有四十年。此係俄國地方。不可驅逐。它金之人等語。呈請指示。當因與外國交界相關要事。不敢含混。必須兩處派員確實查看。並應暫行停止。它金。各行俄領事去後。旋據覆稱。此事已報過東國畢爾那托爾。至今未接回覆。你們不可攔阻。它金之人。且稱該處係俄國之地。無庸派員查看等因。復查俄領事所稱。由阿魯哈當郭博起。至烏魯里郭博。順伯里業山梁為界。及借道走差之事。並無憑據。礙難含混。辦理相應。聲明情由。請示遵辦。並將雍正五年與俄國定界冊檔。及嘉慶年間。辦過成案之件地圖一張。咨送前來。臣等以原

存圖冊。與該領事所言。是否相符。且圖件糾紛。非身親其地。不能定斷。咨行該大臣切實詳查。持平妥辦。九月間。復據咨稱。俄人它金之地。係在地圖綫紅色內。哈勒圖等處。係在楚庫河南。再三曉諭。俄領事竟含混固執。不以為然。請查覈前來。當經臣等據咨函致俄使倭良嘎哩。令其將它金人眾撤回。旋據玉覆。已飭行庫倫領事官秉公詳查。並咨行西悉畢爾總督。遇有查覈冊檔。發給該員考證等語。當即知照庫倫大臣覈實查辦。不可稍涉含混。六年三月間。復經臣等咨催。四月二十三日。據庫倫大臣覆稱。俄領事尚未接該國東悉畢爾總督覆文。不肯會辦。又經臣

等據咨照會俄使。嗣後復經臺次照會催辦。本年正月二十九日。准倭使照覆。內稱接到庫倫領事官稟報。庫倫大臣所派委員。不與該領事所派之員。同路查勘。顯見庫倫大臣之意。未出真實。俄官遂循山嶺舊路。於舊記之下。左右另標新記。以為證據。查該雍正年間條約。自第一鄂博起。順山為界。至嘉慶年間成案。係彼此便行暫擬之舉。不能因有此案。即將

御批和約。作為無用。該處明係俄國地方。勿得再相攔阻等因。臣等查俄人挖金地方。是否在中國界內。雖前經庫倫大臣照繪地圖。咨送考覈。惟圖中山河糾紛。不甚詳晰。且方向

遠近無從揣測。遠難斷定。至俄使所稱第十鄂博。業山近。離水遠。應順山為界等語。是否屬實。非詳查舊檔圖冊。並現在俄使來文。再行認真平心細勘。殊難覈定。相應請

旨飭下庫倫大臣。按照臣衙門指陳各情。再行確切履勘。該俄人。它金地方。如在俄國界內。即可無庸攔阻。若在中國界內。亦不得任其侵越。卽由該大臣詳查案卷。指出確據。咨行該領事官。將它金人取收回。總期速為了結。不致釀成釁端。方為妥善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。俄人它金地方。是否越界。請飭覈實勘辦一摺。據稱接庫倫辦事大臣咨稱。俄人它金一

案臺經與俄國領事官往返查覆。其它金地方。是否在中國界內。雖前經庫倫大臣照繪地圖。咨送考覈。而圖中山河糾紛。方向遠近。無從揣測。遽難定斷。至俄使所稱第十鄂博。靠山近。離水遠。應順山為界之處。非詳查舊檔圖冊。並現在俄使來文。認真細勘。殊難覈定。請飭庫倫大臣再行確切履勘等語。此事轉轉數年。迄無定議。俄人心存巨測。輒思藉端牽混。非切實勘定。不足以正疆界而息爭端。著張廷岳。阿爾塔什達。按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指陳各情。平心細勘。倘俄人它金地方。果在俄國界內。因可無庸攔阻。若在中國界內。斷不得任其侵越。即著該大臣等詳查案卷。指出確據。咨行該領事官。將它金人眾收回。

總期速爲了結。以弭釁端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。單七件。均著鈔給閱看。

給俄國倭良嘎哩信函

前據庫倫辦事大臣咨報。有並無執照俄人陸續來烏雅拉。噶卡倫等處。標記它金。當經勸阻。據領事官云。兩國交界地方。泥水甚多。往返差使難行。前經言定由俄國遊牧走差。此係俄國地方。不可攔阻它金之人等語。當經本衙門咨覆庫倫辦事大臣。詳細查明。有無借道走差案卷。並兩國分界確據。切實根究。毋許含糊。務期持平妥辦去後。旋據覆稱。詳查舊存冊檔。並無借道走差案據。惟查出雍

正五年中國大臣會同貴國公使詳勘兩國邊牧疆界。設立鄂博卡倫。議定恰克圖進東。循布爾因特依山梁。自齊爾卡倫齊克太。阿魯齊都勒阿魯哈當蘇。此四十卡倫鄂博之間。以楚庫河為界。其楚庫河南岸。不准俄人前往等因。又查出嘉慶二十三年。有俄人建房打牲爭界等事。復經兩國大臣會辦。由俄國立定手具。其手具內所繪地圖。墨色紅色者。係中國之地。白色綠色黃色者。係俄國之地。現在俄人挖金之處。皆在所繪地圖紅色界內。又到哈勒圖等處。係在楚庫河以南。已屢次聲明緣由。行知領事官。屬將挖金之人收回。乃俄官以兩國會辦案件。不足為憑。亦

未能交出借道走差確據。及咨令派員會同查辦。暫停它
金。又以毋庸查辦為詞。顯係執意入境。不容攔阻等語。查
俄人越界來烏雅拉噶等處它金。貴國領事官既以為俄
國之地。自應將切實憑據交出。方昭覈實。既經庫倫大臣
詳細查明。有雍正五年定界舊案。更有嘉慶二十三年兩
國大臣會辦所繪地圖界址。查明它金之處。在紅色界內。
而領事官猶謂不足為憑。殊不足以昭公允。事關疆域界
限。未便稍涉含混。即希貴大臣轉飭貴國領事官。查照歷
年定界舊案。飭令前來烏雅拉噶卡倫它金人眾。全數撤
回。以安邊域。是所至幸。

俄國倭良嘎哩來函

接到貴王大臣來函。以烏雅拉嘴卡倫兩國交界一事。請飭本國領事官詳查。歷年定界舊案等情。此事本大臣亦願認真辨妥。旋即飭行庫倫領事官東公詳查。一面咨行西悉畢爾總督。遇有查覈冊檔等事。發給該員考證。並請若勢須派官前往邊界就近查勘。亦即派往。惟望庫倫辦事大臣。亦必切實從公會辦。以符瑤函之意。是所切禱。

給俄國照會

為照會事。據庫倫辦事大臣覆稱。俄人越界吃金一案。已遵照來咨。將陳案鈔錄。剴飭庫倫領事官。通因庫倫領事

官現回本國。未據聲覆。復經行催。始據覆稱。此案西志畢爾總督。並未將兩國陳案圖冊咨送。俟接到後。迅速咨覆。現夏季將近。不久俄人在哈當蘇河它金。飭蒙古人等不可攔阻等語。查烏雅拉噶卡倫它金之處。既在從前分界舊圖紅色之內。其為實係中國之地無疑。而庫倫領事官竟執為俄國遊牧之地。又不將確據指出。請示遵辦前來。本王大臣查烏雅拉噶卡倫。係以前兩國大臣會勘已定之界。並非甫經查勘可比。相應照會貴大臣。希即行文貴國西志畢爾總督。及庫倫領事官。按照定界冊檔。秉公查勘。將越界它金俄人飭回本境。以重邊疆。而敦和睦。是為

至要。

俄國照會

為照會事。接准貴王大臣照會。隨即剴行本國庫倫領事官。向其查詢。並按前番劄飭。令將所存兩國定界各陳案。會同庫倫辦事大臣詳查辦理。此事據本大臣之見。該領事想係尚未接到東悉畢爾總督發交所需各案。然本國前往挖金取工。誠恐於交界地方藉端生事。即請該處大臣示諭。無庸禁阻。因此事不久即定局矣。相應先行照覆。貴王大臣查照施行。俟該領事覆文到日。立行奉覆可也。

給俄國照會

為照會事。本衙門復准庫倫大臣轉據管理恰克圖邊東
十四卡倫扎薩克車林敦多布呈報。俄羅斯男女二百餘
人來烏雅拉噶卡倫遊牧之幣克圖。莫和孟等處。建蓋房
屋。有窀金之意。與兩國和好道理不符等因。前來。本王大
臣查烏雅拉噶卡倫係在從前分界舊圖紅色之內。其為
中國之地無疑。該領事以未接東悉畢爾總督發交陳案
圖冊。藉詞推諉。並稱夏季將近。俄人不久在哈當蘇河窀
金。劉飭蒙古人等不可欺壓。殊與貴大臣前次照會所云
不日自可定局之意不符。今既據庫倫大臣復行咨報。相
應照會貴大臣查照。行文貴國東悉畢爾總督及庫倫領

事官。按照定界冊檔。東公辦理。迅將越界俄人。飭回本境。勿令在烏雅拉噶卡倫等處建屋。寔金。是為至要。

給俄國照會

為照會事。准庫倫辦事大臣咨稱。俄人越界在哈當蘇河。寔金一案。於本年八月間。派筆帖式熙謙等。會同俄官瑪。雨爾鄂魯羅福。查看地界。並未由舊路行走。東公商辦。任。意漸入我國遊牧。砍樹標記。將原定交界地方。專意另行。更改。本處將此案究應如何辦理。完結之處。咨覆覈辦。飭。行住紮庫倫俄羅斯領事什什瑪里布。請將此案會同商。辦。於九月十一日。親身帶領該瑪雨爾鄂魯羅福通事等。

來本衙門面會本大臣。將嘉慶二十三年兩國會辦之案。俄羅斯換給手字地圖閱看。伊言此案乃俄羅斯廢米薩爾察楚凌並未斷辦完結。且報因畢爾那托爾亦未准行。什什瑪里布不能憑此手字地圖辦理。惟有雍正五年分界案內之第三條內載至第十鄂博以楚庫河為界。由第十鄂博起至索倫巴爾虎之察汗烏拉。隨山為界。現在由第十鄂博至十一鄂博。應順山梁為界等語。本大臣詳覈原案。嘉慶二十三年兩國會同辦理此案。若謂未曾斷辦完結。馬能互換手字地圖。如因畢爾那托爾若未准行。至今五十年來。亦何不行文庫倫大臣。且雍正五年分界案

內第三條所言以山河為界者。但就兩鄂博中間之山河形勢為界。且阿魯哈當蘇河。原係有名之大河。此第十阿魯哈當蘇之鄂博。係在哈當蘇河之末。楚庫河南涯。第十一烏魯里鄂博。則仍在哈當蘇河源之北。烏魯里河匯之處。兩國卡倫官兵。遵照原定之例。至今以哈當蘇河為界。嘉慶二十三年。因俄羅斯人等越界。蓋房捕牲。窆。緣此兩國派委公巴勒多爾濟。那米薩爾。察楚凌等。會同查辦。亦係遵照雍正五年分界之案辦理。今因俄羅斯人等仍行越界。在此窆。會同查辦。不遵已先屢次所辦成案辦理。將已定交界。另行更改。實屬不合。此案務須遵照成案。

辦理再三向伊開導。伊一味固執。以辦理此事之瑪爾爾察楚濤。公巴勒多爾濟等。所換手字地圖。尚未完結等因。查熙謀等所呈地圖。阿魯哈當蘇河。係由東南向西北而流。與楚庫河會。嘉慶二十三年所換俄羅斯地圖內。第十鄂博名為阿魯哈達鄂博。雍正五年分界之案。及邊界圖內。第十鄂博俱稱阿魯哈當蘇卡倫鄂博者。均以阿魯哈當蘇河為名。此久以此河為邊界之實在憑據也。今俄羅斯斯它金所記之哈拉圖。吉迷格爾莫霍拜奴和圖。伯里業他他古爾諾爾等處。俱在阿魯哈當蘇河西南。總是我國遊牧地方。若將此等地方為俄羅斯之遊牧。則哈當蘇河

入於彼國遊牧。不惟與舊案地圖竟不相符。誠恐日後俄羅斯等據此為由。致起相爭各邊界地方。並去年據總管卡倫公齊莫特多爾濟呈報。俄羅斯人眾紛紛越界。在第十阿魯哈當蘇第十一烏魯畢兩鄂博中間之地丈量樹上捆草。砍為標記。今俄羅斯瑪爾鄂魯羅福並不與本處所派官員由舊界路行走。查看俄羅斯等有意占據它金之地。徑由上年伊國砍木標記之地而行。又任意入我伯里業山梁砍樹標記。堆木立鄂博。實屬不合。俄羅斯領事官什什瑪里布。不遵已前所辦舊案辦理。仍懷偏私。執意以此出金之地。作為俄國遊牧。斷難扭從。今將雍正五

年初定分界設立鄂博案內之第三條文一件。嘉慶二十三年所辦案內俄羅斯換給地圖一張。手據一件。全行鈔錄。將地圖內黏漢籤。以備查閱等因前來。本王大臣查此案久經懸宕。本年五月間。接准庫倫大臣來文。當即照會貴大臣劉勛領事官。速為查辦。旋准貴大臣照覆。已剴行庫倫領事。將所存兩國定界陳案。會同庫倫大臣詳查辦理。此事不久自當定局等因。今復准庫倫大臣來文。業與領事官會同查辦。並將雍正五年定界舊案。及嘉慶二十三年兩國所繪地圖界址詳細查明。所有哈當蘇河等處地方。實係中國遊牧。而領事官等竟以兩國互換字據為

不足憑信。於會同查勘時。又不從舊路行走。任意越入中國遊牧。砍樹標記。而於前次挖金人眾。並不按約收回。相應照會貴大臣。願念兩國和好之誼。秉公覈辦。勿任領事官等膠執偏見。是為至要。

俄國照覆

為照覆事。哈當蘇河相爭地址一節。准貴王大臣照會。經庫倫大臣派筆帖式照謀等。會同俄國領事官所派俄官瑪爾爾鄂魯羅福。前往會勘地界等因前來。本大臣接到庫倫領事官稟報。其情與此差異。如稱本領事會同庫倫大臣等。遵奉京師咨飭。各派員弁前往邊界。按照歷年和

約○就近查勘相爭地○址○一俟回歸○會商擬結○該員等同往
哈當蘇河○將查之時○中國官員○不從同順山梁○昔日小路
卽本國所稱當年舊界會勘○均言奉庫倫辦事大臣之令○
止應循卡兵常行巡察之道○卽本國按照雍正九年和約
所稱○非係原界○經俄官向其開導不允○仍由巡察素識差
道分手而去○似專為查此一道而來○別無所勘等情○查若
僅為查此一路○何必另行派官○貴王大臣亦自明曉○凡相
爭之事○必有兩面之情○若乃駁乎彼○專據乎此○其心若非
偏斷不公○必係明知其情無理○今照謀等於相爭之要道○
推辭不勘○顯見庫倫大臣之意○未出真實○又稱相勘未允○

俄官無奈。另帶嚮導循山嶺上小路而去。其嚮導中尚有極老卡兵。嘉慶二十三年廓爾喀薩爾察楚凌尚未會勘之先。時從此路巡察邊界行此小路。該瑪雨爾愈向前行。舊日蹤跡猶在地硬處益顯。並路旁樹上各處皆有舊存標記。因恐中國官員嗣後辨無是道路標記。或再派查閱。應有實據。可以為證。該瑪雨爾即於舊記之下。左右又另標記。以免迷惑。步步查看。直抵第十一鄂博等因。查照會所稱。此路標記始於上年俄官所作。令人不能相信。舊路標記與新路標記無難分辨。且中國所派各官。又未日覩。遽以為俄官所作。更不足為憑。又查恰克圖邊東定界之事。

於一千七百二十八年。即雍正五年。原約並載。從此迤東。循布爾圖特依山梁至奇喇卡倫。自奇喇卡倫至齊泰。阿魯寺都塔。阿魯哈當蘇。此四卡倫。鄂博之基。以此一路之。楚庫河為邊界。自阿魯哈當蘇至額伯爾哈當蘇。卡倫鄂博。自額伯爾哈當蘇至察罕教拉蒙古卡倫。乃係俄羅斯屬下所占之地。與中國蒙古卡倫之鄂博。將此兩間之空地。照恰克圖地方。分中劃界。近俄羅斯屬下人所占之地。如有山河臺噶。以山河臺噶為界。近蒙古卡倫鄂博。如有山河臺噶。以山河臺噶為界。如無山河之平明地面。自正中分中設立鄂博為界等文。今查覈地勢。第十鄂博。係在

楚庫河南岸。正峯山脚。而哈當蘇河口。離此鄂博。順楚庫河下流。約有五里之遙。考和約之意。兩國交界。卽由此鄂博為起。而離河稍遠。自應順山為界。否則在和約必有自第十鄂博二國交界。亦順楚庫河直抵哈當蘇河會處。由此順哈當蘇河為界云云。且此鄂博亦必在此河口而立。足見第十十一鄂博中間之地。原定並非哈當蘇河為界也。至若辦事大臣所派各員。呈報前此甫定和約之時。兩國交界。從第十鄂博順山嶺而立。此後改為哈當蘇河等語。更為難信。緣該碼兩爾行查舊路。係從第十鄂博起。中國派員亦經親見。從此至第十一鄂博。蟬聯不絕。路旁皆

有舊存標記。且在最高山頂。山陽一切大小河名。皆蒙古語。山陰一切大小河名。皆俄國語。更見領事官之言。尤為有據。復據東悉畢爾省城衙門冊檔庫房舊案內。查得當立約之年。本國將相爭之地。給與哈拉芬特部落土民。係從額尼斯省遷移於此居住。該土司夙知越界之禁。於此建造禦冬房屋。打牲為業。旋因本國卡兵巡查邊界。經行伯里葉山路。嫌其難走。臺向界官呈訴。前後奉禁。該土司在離界三十里以內蓋房。但准仍前在此一帶打獸。並因臺訴山道難行。該管邊界官准其另選他路。巡界從此以後。卡兵自第十鄂博先循山嶺小路。次由莫霍窪。涯河下。

行直抵哈當蘇河。順河至第十一鄂博行走。惟俄兵一行
改路。

貴國蒙古兵亦跟隨趨便。從此路行走。本國官弁以二國和好。不向攔阻。然人畜越界。蹤跡仍舊在伯里業山梁原路。知會如此改道。該土司所占之地。俱出新路以外。是否時有誤越原路正界。卡兵難以巡查。實有不便。併他項事故。邊界官定欲將該土司移於他處居住。禁其越此新路方妥。直至嘉慶二十三年。東悉畢爾大員。以此事互訟不絕。飭邊界廓米薩爾察楚濤。以應如何設法整頓。該廓米薩爾因願新路以外之地。不便人居。僅於土司有益。而土司

素住新路以外。因而卡倫邊兵沖煩過甚。卽與庫倫辦事大臣所派公巴勒多爾濟及吐蘇拉克邊根敦章會商。擬將巡查新路爲界。特爲禁阻土司。此後越過其牲畜越界。蹤跡亦改在此路。知會似此議定。該土司雖甚不悅。無奈遵照。旋卽移向他處。界官亦禁越此新路。廓米薩爾所定一切。彼此遵行。至同治四年。若無別故。以後何年不一樣遵行。乃近因本國挖礦數商。前往該處試挖。卽至京呈報。求懇該部詳查檔案。咨飭各處查明先後。查得廓米薩爾察楚凌所立字約。雖當時邊疆大吏亦爲允准。然不過二國邊疆大吏。彼此便行暫擬之舉。他時他處亦或有之。但

不能因有此案。即將俄國御批

大清國

御批和約。作為無用。現在卡兵巡查差路。或為彼此方便。嗣後兩
界官員會商。仍由此路行走亦可。然北路以外。交界以內
之地。已經按約歸屬俄國為主。不能因有此路。變易其主。
此事理極明。勿庸多贅。諒平心而論。必以我國為然。自不
復辯。茲特照會貴王大臣。轉致庫倫大臣。飭屬蒙古卡倫
弁兵。嗣後如有俄人在此。明係我國地方。完金。勿得再相
攔阻。抑以上情由。本大臣欲更陳之。嘉慶二十三年二國
官員會辦一案。係因巡查邊界山路難行。彼此趨於簡便。

而定。益見當時邊界官彼此和睦。現在亦所切望。本大臣於此豈有相駁。然據此案紀不能復易其原主。諒貴王大臣亦無不謂然也。

四月丙申。著伊犁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。前由斜米拜發奏摺後。頰向該處庫必那圖爾商辦清還帳目等事。據該庫必那圖爾聲稱。此事原係升任阿勒瑪圖庫必那圖爾一手經理。今將軍所言。我處趕緊備文咨行阿勒瑪圖。一俟接准回文指示。稟明將軍等語。竊庫必那圖爾言詞閃鑠。似有推諉之狀。遂疊經備辦公牘咨行阿勒瑪圖庫必那圖爾。屢接來文。語言恭順。有推諉延

日之情。僅以前收過索倫等眾弓矢馬槍。遵照努所咨辨。理迨至本年正二月間。與努文內。因索倫等眾一意回歸本土。並接准索倫部落領隊大臣霍伽布來文。前蒙面屬各事。均皆遵照。辦妥行糧牛隻。索倫等眾皆歸一心。俄官等莫不耳聞。是以聽從。努前咨遵辦。並聲稱春融尚遠。內有度冬貧苦之人。我處復行接濟。為數無多。望將軍派官一員。一俟各項人眾起行之時。我處即將後續帳目查清。臨期清還等語。竊查斜米現駐前丟失銀四百五十兩。暫行摘去頂戴防禦多仁泰。已將銀兩訪有端倪。努遂將多仁泰暫留斜米。並酌留銀二千兩。飭令清還續款。藉催去

失之項。又接准阿勒瑪圖庫必那圖爾來咨。內稱將軍前
往烏里雅蘇台等處查勘地畝。令其耕種。實為得當。現在
各處患病之人。起行之時。實難前往。咨覆。果有災疫不
能行者。仍留責處贍養痊愈。卽按臺送往我境。令其骨肉
團聚。一面照會管理索倫領隊大臣等。就近詳加體察。因
病不能啟行者。集聚一處。暫留領催等一二員。善為照管。
稍可痊愈。照料趕歸本地。伏查俄國瘟疫流行。處處年荒。
索倫等處。染患瘟疫者。不免有之。考於本年二月二十七
八等日。差派員弁。同斜米庫必那圖爾派出各官。照伊前
咨帳目。如數清還。共合銀一萬四千三百八十兩整。掃數

全清。並將交還接收各官等押結。斜米庫必那圖爾咨來收過帳目。原來印文。以及咨與該庫必那圖爾咨行交過帳目。一併鈔錄咨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存案備查。現在咨帶領官兵蒙民三十三名。覓雇俄人冰車。於三月初三日由斜啟行。一俟咨行抵烏里雅蘇台等處。即將所有俄官咨來文件。並咨與伊回文。照件鈔錄咨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。

御批該衙門知道

崇全又奏。前咨由斜米起行時。該處庫必那圖爾向咨言說。前塔爾巴哈台科布多等處。會商各分地界之事。業經

限定烏克界址商准在案。查科布多沙畢那山嶺。以及大阿勒泰山。有河水一道。水之東南。係中國之境。水之西北。分給我國。設卡常川居住。望將軍卽照前定之地。照議分撥等語。勢回稱前分定地界之時。本署將軍未曾辦理。且科布多等處邊疆一切。本署將軍未經查閱。沙畢那山嶺等處。又不知礙於何地。今貴庫必那圖爾。旣論此事。一俟本署將軍行抵烏里雅蘇台等處。卽將此論述給該處將軍等。查照前案地圖。如何限定界址。堆亞鄂博。建立界牌之處。趕緊咨行辦理。勢行抵烏期哈敏地方。該制米庫必那圖爾處。差俄官通事一名。藉送勢之端。持來俄文一

件與面告。等一切。大概膽合。等即將來文照鈔。咨行烏里雅蘇台等處。祈請查閱前案地圖。起往前定界址之地。會同俄官等分定界限。一勞永逸。致免爭端。

御批該衙門知道。

丁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。布路斯國自換約以來。派使臣李福斯在京辦理該國事務。茲於三月十四日。據李福斯函稱。現蒙本國簡派為代北德意志公會入華行事之東權大臣。奉有國書為據。今譯錄國書均已備妥。請定期呈遞等語。當經臣等給與覆玉。於十九日在臣衙門接見。李福斯呈出黃綾函紙所譯國書一分。並白紙洋字。

一分。臣等公同閱看。大致謂李福斯兼任其職。務望如前待之仁厚。以表真實和好。詞意均極恭順。查從前布路斯國派李福斯為本國東權大臣。均由各該使臣將其國主國書鈔送。臣衙門閱看。此次事同一律。當即允為收存。謹鈔錄進呈。

御覽。

御批知道了。

布路斯國國書

大布國大君主問

大皇帝好。朕深願於

大清國京師派員為代北德意志公會行事之大臣。以期中國與北德意志公會各國。向來和好友誼。嗣後益加親睦。因此念及北德意志公會法度條例第十一款。內載朕為公會之首。所有公會與他國應辦交涉事務。皆歸朕代為料理。朕既受此代辦之權。今將簡派代北德意志公會行事之欽差東權大臣。住紮

大清國京師。即使現在入華辦理我國事務大臣李福斯兼任其職。朕深知

大皇帝向來待該大臣頗為仁厚。茲命該員仍為我國欽差大臣。並特簡其為代北德意志公會行事之欽差東權大臣。務

望

大皇帝待該大臣亦如從前之仁厚。朕知該員有此重任。必能將兩國友誼。並敦和睦。以副朕期望之心。朕特書此。以表真實和好之意。並祈

上天降澤。

大皇帝永受百福。是所深盼者也。

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正月二十日。布路斯國君主維利恩親筆書於京師比耳令。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大學士侯爵璧斯瑪。見此畫押。

庚子。署伊犁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。上年七

月二十二日。牙至斜米。該處庫必那圖爾等官。於七月二十八日。面告。聲稱你們察罕葛根。因迎接你們索倫等眾。途次將我們所屬拜精格特哈薩克牲畜搶掠。殺傷人命。巴克圖卡倫等處。已接准我們國王來咨。係屬我們之地。察罕葛根萬不可經過此地等語。查巴克圖卡倫。係在塔爾巴哈台正西。不過相距塔城三十里之遙。實係現生之卡。自塔城變亂以來。該坐卡官兵。均被哈薩克戕害。牙隨時與該俄官善言理論。該俄官總以該國王來咨為准。牙遂派員趕往稽查。據塔垣地勢而論。俄界俱在正西。牙備文致函。令棍噶扎勒參向東退居。萬不可使俄人藉口。

生端旋據前派佐領鄂勒墜圖等旋回。持來棍噶扎勒參
來文奏。始知該喇嘛此次由烏蘭布特特穆爾綽爾靈
等處抄徑前進。途遇哈薩克接仗情實。該喇嘛因前途賊
眾過多。業已退居帶明果兒等處。拜精格特哈薩克原係
首從。逆回正賊。九月十六日。復接准該俄官來咨。內稱伊
之諾海。前在拜精格特遊牧貿易。棍噶扎勒參與該哈薩
克互相爭鬪之時。將諾海貿易牲畜均皆擄去。據諾海等
具呈控告。共合擄去牲畜折俄票兩萬二百四十張四錢
八分。令其趕緊賠補。當時。向俄官言說。據察罕葛根來
文。內稱拜精格特哈薩克原係首從。逆回正賊。途次將敢

結隊逞兇。彼此接仗。實出有因。又有前擄去婦女小兒官馬官駝羊隻為憑。責成諾海。在該哈薩克遊牧貿易。語言裝飾。與哈薩克無異。牲畜更難分辨。本署將軍現在斜米。無從稽查。一俟清還帳目。復回至科布多等處。定必秉公稽查辦理。俄官已皆應允。又與該俄官咨行公文。大概與^鄂面告之言符合。再未接俄人來文。伏查自伊薩塔垣。逆回變亂以來。各處哈薩克布魯特等。均皆從逆。幫同攻城接仗。不下數萬之多。伊犁每達接仗。莫不帶兵前往。哈薩克布魯特等。數之逆回。纒頭數倍。我官軍單弱。每受創傷。其時該俄人不惟置之不理。乘亂一味占居邊疆。收

服哈薩克等。意圖向哈薩克布魯特等徵收賦稅。伊疆等處淪陷後。該哈薩克布魯特等。均得兵民財物。畏懼大兵。征剿多半藏匿深山。多半自投俄人。恃其袒護。今俄人因。限界未定所指之地。竟以伊之邊界為准。現在伊犁塔垣。業成荒境。自可隨風轉舵。以慰鄰邦。暫安邊釁。一俟克復。伊疆等處。復相機度勢。徐以婉言理論。再行設法挽回。哈薩克布魯特等。原不足為重輕。等愚昧之見。亦不可與俄人深爭辯論。此時等雖出俄境。現在距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尚遠。不能親身體察情形。實難懸揣。冒昧奏聞。亦不敢袒護棍噶扎勒參。諒此際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布倫。

托海辦事大臣李雲麟等。自必體查明確。分別奏

聞。

御批該衙門知道。

甲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。查新疆各城。多與俄界毗連。前曾經分界大臣與俄國官員。於三年間會勘分定。原議於四年建立界牌鄂博。劃分界址。嗣以該處回氛不靖。未能舉辦。所有中國住卡官兵。仍前住守。疊據俄使函請撤退駐卡官兵。並稱近接伊之西悉畢爾總督來文。內稱科布多參贊大臣。擬於即時建立鄂博。當經臣等以西疆未靖。能辦與否。應咨行科布多等處確查。照覆該使。一

面咨行各將軍大臣速行妥議去後。茲於四月十二日。復據俄使照會。內稱俄國官員擬從昌吉斯臺至烏科卡倫一帶。撤去中國卡兵。其建立鄂博一端。並請速定等因。前來。且等查西疆與俄界毗連各卡倫。按照三年分界條約。其未立界牌鄂博以前。我國官兵均仍在彼住守。遽請撤去。於情理尚有未合。惟建立界牌鄂博。俄國屢次吮漬。本年二月間。奏查呼圖克圖進攻哈薩克一案。即因界址未清。俄國得以藉口。為今之計。自以建立界牌鄂博為最要之務。而究竟能辦與否。難以懸揣。臣等正在籌議間。適接布倫托海大臣李雲麟函稱。可以北路四城。於本年先行

分界。隨又接布倫托海大臣來文。棍噶扎勒參仍欲舉兵
進剿。深恐別滋事端。再四籌度。惟有速定邊界等語。四月
十八日。復據署伊犁將軍榮全片奏。內稱庫必那圖爾。向
該將軍說塔爾巴哈台科布多等處。各分地界之事。業經
限定。卽照前定之地分撥。該將軍覆以宜咨行烏里雅蘇
台查閱前案地圖。趕往前定界址之地。會同俄官等分定
界限。一勞永逸。奉

旨。該衙門知道。欽此。臣等公同商酌。建立界牌鄂博一事。既據各
該將軍大臣來文。目下可以設法辦理。自應從速舉行。將
一切界址。從此刻清。令兩國官兵各守各卡。既不至有越

境之事。即不至啟互爭之端。相應請

旨飭下科布多。暨布倫托海等處將軍大臣。會同俄國邊界官員。查明三年所分界址。將應建之界牌鄂博。概行建立。以固邊防。而弭釁端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。西疆毗連俄境各卡倫。請飭建立界牌鄂博一摺。新疆各城。多與俄界毗連。前經分界大臣與俄官會勘分定。嗣以該處回氛不靖。未能舉辦。續據俄使照會內稱。俄國官員擬從昌吉斯台。至烏科卡倫一帶。撤中國卡兵。其建立鄂博一端。並請速定等語。分界一事。現既可以設法辦理。自應從速舉行。且呼圖克圖進攻哈薩克一案。即因界

址未清。俄國得以藉口。此時若不速籌建立。勢必釀成釁端。辦理更形棘手。著奎昌、福濟、卓林、多爾濟、李雲麟、明瑤、錫齡、咨商麟興、榮舍、錦丕勒、多爾濟、達將分界事宜。會同俄國邊界官員。查明三年所分界址。將應建界牌鄂博。概行建立。以固邊防。原摺均著鈔給閱看。

閏四月己酉。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。等前因捻逆由東省回窰。逼近津郡。當與法國署領事官德微理亞。商借該國兵船。游巡河口。四月初五日。該逆邊馬窰至稍直口。正值該領事同水師官巴里爾。架礮配船。駛至南運河口營牆以外。扼要巡防。深資得力。相應懇懇

天恩將法國署領事德微理亞。水師官巴里爾。

賞給金寶星。以示獎勵。至住津英國兵船。保護紫竹林海河一帶。

協助聲威。英國領事官孟甘。擬請

飭下總理衙門。行文英法兩國公使。宣布

恩諭嘉獎。以收協助之效。

御批著照所請。該衙門知道。

庚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。臣衙門前據俄國公使

倭良嘎哩照會。以呼圖克圖棍噶扎勒。來國迎接索倫等

眾。將俄國所屬拜精格特哈薩克牲畜。搶掠。並該處諾海

貿易牲畜。均皆擄去等情。經臣衙門於本年二月奏請

飭下伊犁將軍詳查速覆去後。茲據榮全與李雲麟先後奏咨。查明棍噶扎勒參於上年七月。由察罕鄂博進兵。至烏蘭布。特穆爾綽爾霍等處。途遇哈薩克接仗。得回牲畜屬實。該卡倫雖於同治五年分界時。定議應歸俄國。惟尚未建立界牌。鄂博仍應有中國官兵駐紮。不得竟謂憑空侵越。俄境。此榮全與李雲麟所論相同者。惟李雲麟謂棍噶扎勒參仍執舊圖。在卡倫以內行兵。實不知應給俄國之地。故自謂無錯。而俄國於未立界牌鄂博之處。潛行派兵住守。其曲在彼。且五年攻陷塔城之哈薩克。卽三年分給俄國之哈薩克。俄國如以棍噶扎勒參為越境。則從前塔城。

被難。俄國不能諉為不知。其意欲以此節與俄國理論。搶
失牲畜。可免賠償。而榮全鈔摺內稱。據俄官來咨。棍噶扎
勒參擄去諾海牲畜。折俄票二萬二百四十張。四錢八分。
欲令賠補。當告以諾海在該處遊牧貿易。語言服飾。與哈
薩克無異。牲畜更難分辨。此時無從稽查。俟回至科布多
等處。秉公查辦。並於致臣等函內。速及查明。後設法密賠。
善了其局等語。此榮全與李雲麟所論迥不相同者。臣等
平心商酌。俄使因此時藉端生釁。甚至欲將棍噶扎勒參
治罪。以洩忿恨。而索賠償。恐非一時空言所能了結。現在
分界建立鄂博。業經臣等奏請飭辦。可以漸息爭端。西疆

回惠未靖。不值因此再肇鄰釁。榮全現有設法密賠善了
其局之說。而李雲麟未咨。亦慮及前事未了。棍噶扎勒參
設再進兵。深恐別滋事端。不為無見。似應令榮全與李雲
麟會商妥酌。將當賠諾海牲畜一事。先行在外設法了結。
庶乎俄使照會內所請各節。亦易辯論。當此西疆多事。惟
賴各將軍大臣相機應變。不可惜小費而啟戎心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。查明誤據諾海貿易牲畜
等件。請飭會商妥辦一摺。棍噶扎勒參由察罕鄂博進兵。至烏
蘭布拉。特穆爾綽爾霍等處。途遇哈薩克接仗。得回牲畜。該卡
倫雖議歸俄國。惟尚未立界牌鄂博。不得謂侵越俄境。棍噶扎

勒參欲仍執舊圖理論。藉免賠償。而榮全向俄官告稱。諾海在該處遊牧貿易。語言服飾。與哈薩克無異。此時無從稽查。並有查明後設法密賠善了其局等語。俄人心懷巨測。每思得步進步。此事藉端生釁。豈一時空言所能了結。榮全既有設法善了之說。自可相機辦理。免致別滋事端。著麟興榮全錦丕勒多爾濟李雲麟明瑤錫齡會商妥辦。將索賠諾海牲畜一事。先行在外設法了結。免致將來辦理各節。動形棘手。該將軍大臣等辦理此事。固當力持大體。亦不值惜小費而啟釁端。總期權其重輕。斟酌妥辦。以免流弊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。指著鈔給閱看。

甲子。吉林將軍富明阿奏。於閏四月初四日戌刻。據彈

春暑協領訥穆錦飛報。風聞俄界海中青島地方。盤踞多
匪。均係多年潛入深山漁獵之人。向在俄界沿海謀食野
居。意欲淘金。當經俄界海參崴俄人。向該匪等榨索金砂。
互相啟釁。詎匪求逞。光殺死俄兵四名。俄官受傷逃回。不
知虛實。當即密委官特克希布等。前往查探。旋據聲稱。有
該處漁人等。述知海參崴俄人。調取兵船。進取青島。晝則
圍攻。夜則退伏。該匪乘夜逃出數十名。勾結距彈春八百
餘里之俄界蘇城大溝黑菜營人等。復聞青島。意存來時
出巢攻襲等情。接聞之下。當即飛咨甯古塔副都統烏
勒興阿。及劄飭該署協領訥穆錦。一同速派委員。明查暗

訪偵探確情。不可先事張惶。並令琿春派委官兵嚴防要隘。以備截擊。僕有警報。一面飛報到省。即將省城常川演練之官兵。刻令赴援。一面飛報甯古塔副都統。速將演練官兵。刻即派令馳往助剿。不可稍涉疏懈。致誤事機。嗣於初六日。據甯古塔副都統烏勒興阿飛報。轉據琿春協領訥穆錦報稱。派員探至俄界距琿春一百餘里之摩闊歲。俄人不容登岸。在罕奇地方。經漁採人等述說。匪首千江等。勾結五六百人。將黃島石廟子蛤蜊塘一帶俄卡焚毀。將守卡俄人。以及居戶等。盡行殺害。現聚有二三千人。揚言攻破海參崴。即進取摩闊歲地方。俄人防範甚嚴。將漁

採之人。誤指為匪。拏獲七十餘人。拘入水牢。加以該匪不
 時裏脅。沿海居戶。相率逃散等情。飛請覈辦前來。等當即
 檢查俄國分界圖誌。內載俄界紅綫內十四島嶼。並無海
 參崴青島名目。諒係毗連島嶼。偏小不甚著名之處。惟查
 條約內載。俄國沿海地方。准中國人漁獵。向不禁止。因而
 愈聚愈多。甚至滋生事端。第該匪乃係頑梗不化之徒。俄
 人又係貪得無厭之輩。今既互相犖釁攻殺。雖未便越界
 勒緝。儻該匪被擊情急。竄入境內。不但滋蔓難圖。轉生俄
 人覬覦要挾之念。關繫良非淺鮮。況該匪眾將守卡俄人
 居戶殺害甚多。俄人豈肯甘休。既誤指漁人為匪。拘入水

牢。而要挾情形畢露。若不先事豫籌萬全。不惟臨時竄擾堪虞。難免俄人有所藉口。努慧思至再。擬令甯古塔副都統烏勒興阿著琿春協領訥穆錦。一體派委官兵。於各要隘妥為防範。嚴加盤詰堵緝。儻有竄來匪人。務期拏獲。囚禁。以備與俄人對質。抵命。並不准一名漏網。貽患將來。惟查該副都統烏勒興阿現在往查漫山。卽撤行就近帶領演練官兵一百名。連隨帶查山官兵共一百六十餘員。名親赴琿春。會同俄官和衷共議。由俄界追出者。我兵迎頭相機勦辦。努仍恐該匪或被擊逃竄。或俄人追入境內。該副都統烏勒興阿所帶官兵。及琿春官兵甚單。不能兼顧。

卽由省城揀派官兵一百五十員。配齊鉛丸火藥。撥給
出省鹽糧。交統領副都統銜花翎記名協領佐領全福管
帶。於初十日起程。由山路直徑前往琿春一帶。以備相機
應援。務將此股匪人殲除淨盡。以絕根株。毋致散為流毒。
庶邊界可期肅清。而俄人藉免猜嫌矣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富明阿奏俄界匪人聚眾攻殺俄兵。現飭副都統
赴琿春會商。俄官勘辦一摺。俄界漁戶。雖係中國人民。而敢於
焚卡作亂。其為不安本分。已可概見。富明阿現今烏勒興阿。訥
穆錦等。派兵嚴防要隘。遇有匪人。拏獲囚禁。以備對質。所辦尚
合機宜。卽著該將軍嚴飭烏勒興阿等。慎守邊隘。毋任匪徒闖

入肆擾。倘該匪被俄兵擊散。逃入彈春境內。卽飭盡數勦除。既
可綏靖邊境。亦不致啟釁鄰封。致滋藉口。所有富明阿續派全
福所帶官兵。並著前赴彈春。交烏勒興阿調遣。以備策應。

丁卯。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。廣東香山縣屬澳門。雄
峙海濱。向為番舶往來出入要路。溯查前明嘉靖十四年。
移船口於濠鏡。輸歲課二萬金。為番人至澳通市之始。三
十二年。佛郎機乘間混入。旋即暗據。為番人至澳占居之
始。萬曆時有利瑪竇者。自稱大西洋人。居澳門二十年。傳
天主教。其徒日眾。迨至

國初。已盡易大西洋人。而佛郎機不知何往。彼時定議。改歲

課為地租。僅令輸銀五百兩。按年完納。載入賦役全書。蓋明其為中國地方。可租而不可占也。雍正九年。設縣丞駐之。乾隆八年。設同知防之。復增添弁兵。藉資彈壓。而番船之貿易。日見其多。先於雍正年間。經前督臣孔毓珣奏定。在澳貿易船隻。以二十五號為限。納船鈔而不納貨稅。嗣於道光年間。經前督臣祁項等。奏請酌減船鈔。續又議准。往五口通商。俱蒙

恩允。迨至道光二十九年。大西洋頭目啞嗎嘞效尤驕縱。忽而請撤關口。忽而請添領事。不允所請。遂率兵釘關門。逐丁役。而歲租銀五百兩。從此抗不肯交。前督臣徐廣縉等。定以

商制夷之策。移稅口於黃埔。所有澳門貿易。雖已日見蕭索。而地方不復過問。其流弊所至。如偷漏稅課。招納叛亡。拐騙丁口。及作奸犯科等事。不一而足。中國俱無從措手。同治元年。大西洋國使法國先容。請立和約。自元年至三年。先後奉

旨派薛煥。崇厚等。會同辦理。所有約內應載各款。均有成議。獨於澳門設官一節。未能商妥。該國使臣忽允忽拒情形。俱經臣衙門節次奏明。迄今彼此相持。約仍未換。上年冬間。總稅務司赫德。屢向臣等言及大西洋國。日漸貧困。如能乘機動之以利。澳門可望收復。臣等因思澳門自前明為大

西洋盤踞。建有礮臺。住有弁兵。其洋人之隨同列肆造屋
占居者。不下數千戶。若欲全歸中國治理。非設官不可。若
欲設官。非令撤退洋兵。交出礮臺。公所不可。惟從前薛燻
崇厚。因換約而爭論澳門。議久不決。今復增此數節。更恐
為難。第利害輕重多少之間。不能不加詳酌。澳門本係中
外通商要路。今雖英人獨占香港。其勢已分。而為害於粵
東。則澳門視香港尤甚。儻能設官治理一切。經畫得宜。權
有專歸。事無阻隔。則向之偷漏稅課者。今可設關。向之招
納叛亡者。今可緝匪。向之招騙丁口者。今可安插稽查。而
且與香港比鄰。添駐舟師。以通達外洋消息。尤為得力。其

他如卡稅地租等項所入。猶其利之小者。現聞通商各國。如法如美如俄如布。皆有財力。無不垂涎澳門。希冀以銀購得此地。為泊船駐兵之所。設令辦理有成。中國禁之不能聽之不可。必至束手無策。而其害尤不勝言。臣等密切籌商。苦無機會。今春日國公使瑪斯。任滿回國。經赫德密向譚及此事。瑪斯於大西洋國情形。平日本極熟悉。深知此時正可乘機商令大西洋國。將澳門原住洋兵。撤回本國。原建礮臺公所等項。交給中國。所需遷移建置等費。由中國籌給銀若干兩。互相交割。此後澳門全歸中國自主之權。設法經理。並據瑪斯聲稱。願以此事自任。臣等窺其

命意大約希圖見好。而因以爲利。亦所不免。惟思此事不辦。將追悔無從。因於瑪斯政行時。密給照會。敘明大概。令其到粵體察能否照辦。並言明俟再酌定詳晰章程。另行知照。瑪斯欣然允議而去。臣等正在商辦間。適接崇厚函稱。大西洋國使臣阿爾噶。由澳門寄來照會。以原定和約尚未互換。懇請派員就近在粵辦理。臣等以和約先經允換。無詞拒絕。而現商澳門一節。約內多有牽涉窒礙之處。且設官一事。仍未議妥。又難允換。因卽函致崇厚。並擬給照覆大西洋國使臣崇底。權詞登答。一面公同酌覈。不如將換約及現商澳門之事。歸併一件。卽令瑪斯前往辦理。

商之赫德亦以為順而易行。所有大西洋和約原議五十
四款內牽涉澳門之處。分別刪除添改。並於約末另立專
條。將現商撤退洋兵。交出砲臺公所等事。續行列入。擬將
現改條約。密行錄寄瑪斯。屬其向大西洋國商議。如能一
一照允。於約內書押蓋印。擬給大西洋國銀一百萬兩。作
為撤退洋兵及交出砲臺等項經費。另再備銀三十萬兩。
交與瑪斯。赫德作為籌辦一切經費。統俟澳門諸事交割
清楚。方給銀兩。其在何時何處換約。亦俟瑪斯與大西洋
國商酌覆知後。另行請

旨辦理。相應先行稟晰密陳。恭候

欽定如蒙

俞允。臣等再將條款並所議各節。照會瑪斯。並劄行赫德遵照。如有未盡事宜。再行具奏。

御批依議

給日國公使瑪斯照會

為照會事。所有澳門一事。中國尚未與大西洋議妥辦結。貴大臣願因回國之便。從中調處。足徵睦誼。查澳門本係中國地方。久經大西洋人在彼租居。歲納租銀五百兩。並建有官署砲臺等項。現在中國仍將該處設官治理。以一自主之權。若不酌給修費。大西洋國未免賠累。茲擬將該

處所有大西洋原建之礮臺文武衙署兵房各項公所。以及原存礮械。並已修橋梁道路。均歸中國派員駐紮管理。統共酌給修費銀若干兩。此項交清。大西洋應即將原設之官員兵弁全數撤回。不得再行派人住守。至治理地方設關徵稅一切事宜。統由中國自行辦理。大西洋不復干預攬越。若該處與大西洋有交涉事件。即照通商各口現行章程。一律辦理。以上大概事由貴大臣與大西洋國委商。俟本王大臣另將議定銀數。及各項詳細條款。開單照會。由赫總稅司寄交。以便貴大臣與大西洋國逐條酌數。覆知本王大臣定議。奏明請

旨○派員在粵兩相交割○想貴大臣素為各國所推重○自必能持平
辦理○永保遵守也○為此照會○

等辨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八